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紅樓夢

下冊

〔清〕曹雪芹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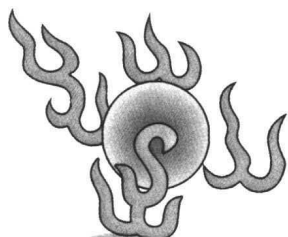
重慶出版社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紅樓夢

下冊

〔清〕曹雪芹 著
徐洪火 校点



重慶出版社

目 录

- 第 六 十 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609)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620)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629)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646)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661)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675)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685)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顰卿思故里 (693)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706)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717)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726)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736)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748)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758)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768)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783)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795)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808)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孌词 (822)
痴公子杜撰芙蓉诌
-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836)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贫夫棒 (843)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852)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862)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闼薛宝钗吞声	(874)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885)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896)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907)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917)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927)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937)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946)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955)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963)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973)

-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983)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995)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1005)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1015)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1029)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1038)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1047)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1055)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祸 (1066)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1073)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1083)
痴公子馀痛触前情
-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1092)
驷马使弹劾平安州
-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1100)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 第一百七回 散徐资贾母明大义 (1108)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1117)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1127)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1140)
王凤姐力诤失人心
-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 (1150)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 (1160)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姬 ... (1170)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 (1180)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 (1187)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 (1197)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 (1207)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 (1218)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 (1229)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 (1243)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话说袭人因问平儿：“何事这等忙乱？”平儿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说来也好笑，等过几日告诉你。如今没头绪呢，且也不得闲儿。”一语未了，只见李纨的丫鬟来了，说：“平姐姐可在这里！奶奶等你，你怎么不去了？”平儿忙转身出来，口内笑说：“来了来了。”袭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饽饽了，都抢不到手。”平儿去了不提。这里宝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妈去，到宝姑娘房里，把莺儿安伏安伏，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一面答应了，和他妈出去。宝玉又隔窗说道：“不可当着宝姑娘说，看叫莺儿倒受了教导。”

娘儿两个应了出来，一面走着，一面说闲话儿。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劝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闹出没趣来才罢。”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罢！俗语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该来支问着我了。”春燕笑道：“妈，你若好生安分守己，在这屋里长久了，自有许多好处。我且告诉你句话：宝玉常说，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说这

一件可好不好？”他娘听说，喜的忙问：“这话果真？”春燕道：“谁可撒谎做什么？”婆子听了，便念佛不绝。

当下来至蘅芜院中，正值宝钗、黛玉、薛姨妈等吃饭。莺儿自去沏茶。春燕便和他妈一径到莺儿前，陪笑说：“方才言语冒撞，姑娘莫嗔莫怪！特来陪罪。”莺儿也笑了，让他坐，又倒茶，他娘儿两个说有事，便作辞回来。忽见蕊官赶出，叫“妈妈，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递了一个纸包儿给他们，说是蔷薇硝，带给芳官去擦脸。春燕笑道：“你们也太小气了，还怕那里没这个给他？巴巴儿的又弄一包给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万带回去罢。”春燕只得接了。娘儿两个回来，正值贾环贾琮二人来问候宝玉，也才进去。春燕便向他娘说：“只我进去罢，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听了。自此百依百随的，不敢倔强了。

春燕进来，宝玉知道回复了，便先点头。春燕知意，也不再说一语，略站了一站，便转身出来，使眼色给芳官。芳官出来，春燕方悄悄的说给他蕊官之事，并给了他硝。宝玉并无和琮、环可谈之语，因笑问芳官：“手里是什么？”芳官便忙递给宝玉瞧，又说：“是擦春癣的蔷薇硝。”宝玉笑道：“难为他想的到。”贾环听了，便伸着头瞧了一瞧，又闻得一股清香，便弯腰向靴筒内掏出一张纸来，托着笑道：“好哥哥，给我一半儿。”宝玉只得要给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赠，不肯给别人，连忙拦住，笑说道：“别动这个，我另拿些来。”宝玉会意，忙笑道：“且包上拿去。”

芳官接了这个，自去收好，便从奁中去寻自己常使的。启奁看时，盒内已空，心中疑惑：“早起还剩了些，如何就没了？”因问人时，都说不知。麝月便说：“这会子且忙着问这个！不过是这屋里人一时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么给他们，那里看的出来？快打发他们去了，咱们好吃饭。”芳官听说，便将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来。贾环见了，喜的就伸手来接，芳官便忙向炕

上一掷。贾环见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怀内，方作辞而去。

原来贾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贾环连日也便装病逃学。如今得了硝，兴兴头头来找彩云。正值彩云和赵姨娘闲谈，贾环笑嘻嘻向彩云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脸。你常说蔷薇硝擦癣比外头买的银硝强，你看看是这个不是？”彩云打开一看，“嗤”的一笑，说道：“你是和谁要来的？”贾环便将方才之事说了一遍。彩云笑道：“这是他们哄你这乡老儿呢。这不是硝，这是茉莉粉。”贾环看了一看，果见比先的带些红色，闻闻也是喷香，因笑道：“这是好的，硝粉一样，留着擦罢，横竖比外头买的高就好。”彩云只得收了。赵姨娘便说：“有好的给你？谁叫你要去了，怎么怨他们耍你！依我，拿了去照脸摔给他去。趁着这会子，撞丧的撞丧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别心净，也算是报报仇。莫不成两个月之后，还找出这个碴儿来问你不成？就问你，你也有话说。宝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罢了，难道他屋里的猫儿狗儿也不敢去问问？”贾环听了，便低了头。彩云忙说：“这又是何苦来？不管怎么，忍耐些罢了。”赵姨娘道：“你也别管，横竖与你无干。趁着抓住了理，骂那些浪娼妇们一顿，也是好的。”又指贾环道：“呸！你这下流没刚性的，也只好受这些毛丫头的的气！平白我说你一句儿，或无意中错拿了一件东西给你，你倒会扭头暴筋、瞪着眼撒摔我；这会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罢了，你明日还想这些家里人怕你呢。你没有什么本事，我也替你恨！”贾环听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说道：“你这么会说，你又不敢去！支使了我去闹，他们倘或往学里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遭遭儿调唆我去，闹出事来，我捱了打骂，你一般也低了头。这会子又调唆我和毛丫头的去闹。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一句话戳了他娘的心，便嚷道：“我肠子里爬出来的，我再怕了，这屋里越发有话头儿了！”一面说，一面拿了那包儿，

便飞也似往园中去了。彩云死劝不住，只得躲入别房。贾环便也躲出仪门，自去玩耍。

赵姨娘直进园子，正是一头火，顶头遇见藕官的干娘夏婆子走来，瞧见赵姨娘气的眼红面青的走来，因问：“姨奶奶，那里去？”赵姨娘拍着手道：“你瞧瞧！这屋里连三日两日进来唱戏的小粉头们都三般两样，掂人的分量，放小菜儿了！要是别的人我还不恼，要叫这些小媳妇捉弄了，还成了什么了？”夏婆子听了，正中己怀，忙问：“因什么事？”赵姨娘遂将以粉作硝、轻侮贾环之事说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才知道？这算什么事？连昨日这个地方，他们私自烧纸钱，宝玉还拦在头里。人家还没拿进个什么儿来，就说使不得，不干不净的东西忌讳。这烧纸倒不忌讳？你想一想，这屋里除了太太，谁还大似你？你自己掌不起！但凡掌的起来，谁还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趁这几个小粉头儿都不是正经货，就得罪他们，也有限的。快把这两件事抓着理，扎个筏子，我帮着你作证见。你老人家把威风也抖一抖，以后也好争别的。就是奶奶姑娘们，也不好为那起小粉头子说你老人家的不是。”赵姨娘听了这话，越发有理，便说：“烧纸的事我不知道，你细细告诉我。”夏婆子便将前事一一的说了。又说：“你只管说去，倘或闹起来，还有我们帮着你呢。”

赵姨娘听了，越发得了意，仗着胆子，便一径到了怡红院中。可巧宝玉往黛玉那里去了，芳官正和袭人等吃饭，见赵姨娘来了，忙都起身让：“姨奶奶吃饭。什么事情这么忙？”赵姨娘也不答话，走上来，便将粉照芳官脸上摔来，手指着芳官骂道：“小媳妇养的！你是我们家银子钱买了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你都会‘看人下菜碟儿’！宝玉要给东西，你拦在头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这个哄他，你只当他不认得呢。好不好，他们是手足，都是一样的主子，那里有你小看他的？”

芳官那里禁得住这话，一行哭，一行便说：“没了硝，我才把这个给了他。要说没了，又怕不信。难道这不是好的？我就学戏，也没在外头唱去。我一个女孩儿家，知道什么‘粉头’‘面头’的！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这是何苦来呢！”袭人忙拉他说：“休胡说！”赵姨娘气的发怔，便上来打了两个耳刮子。袭人等忙上来拉劝，说：“姨奶奶不必和他小孩子一般见识，等我们说他。”芳官捱了两下打，那里肯依？便打滚撒泼的哭闹起来。口内便说：“你打的着我么？你照照你那模样儿再动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着了！”撞在他怀内叫他打。众人一面劝，一面拉。晴雯悄拉袭人说：“不用管他们，让他们闹去，看怎么开交。如今乱为王了，什么你也来打，我也来打，都这样起来，还了得呢！”外面跟赵姨娘来的一千人听见如此，心中各各趁愿，都念佛说：“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怀怨的老婆子，见打了芳官，也都趁愿。

当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处玩，湘云的大花面葵官，宝琴的豆官，两个听见此信，忙找着他两个说：“芳官被人欺负，咱们也没趣儿。须得大家破着大闹一场，方争的过气来。”四人终是小孩子心性，只顾他们情分上义愤，便不顾别的，一齐跑入怡红院中。豆官先就照着赵姨娘撞了一头，几乎不曾将赵姨娘撞了一跤。那三个也便拥上来，放声大哭，手撕头撞，把个赵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的袭人拉起这个，又跑了那个，口内只说：“你们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说，这样没道理还了得了！”赵姨娘反没了主意，只好乱骂。蕊官藕官两个一边一个，抱住左右手；葵官豆官前后头顶住，只说：“你打死我们四个才算！”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的死过去。

正没开交，谁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当下尤氏、李纨、探春三人带着平儿与众媳妇走来，忙忙把四个喝住。问起原故来，赵姨娘气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说个不清。尤李

两个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叹气说道：“这是什么大事？姨娘太肯动气了。我正有一句话，要请姨娘商议，怪道丫头们说不知在那里，原来在这里生气呢。姨娘快同我来。”尤氏李纨都笑说：“请姨娘到厅上来，咱们商量。”赵姨娘无法，只好同他三人出来，口内犹说长说短。探春便说：“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玩意儿，喜欢呢，和他玩玩笑笑；不喜欢，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时，也只该叫管家媳妇们，说给他去责罚。何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体统。你瞧周姨娘，怎么没人欺他，他也不寻人去？我劝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气儿，别听那说瞎话的混帐人调唆，惹人笑话自己呆，白给人家做活。心里有二十分的气，也忍耐这几天，等太太回来自然料理。”一席话说得赵姨娘闭口无言，只得回房去了。

这里探春气的和李纨尤氏说：“这么大年纪，行出来的事总不叫人敬服。这是什么意思，也值的吵一吵，并不留体统！耳朵又软，心里又没有算计，这又是那起没脸面的奴才们调唆的，作弄出个呆人，替他们出气。”越想越气，因命人查是谁调唆的，媳妇们只得答应着出来，相视而笑，都说是：“大海里那里捞针去？”只得将赵姨娘的人并园中人唤来盘诘，都说不知道，众人也无法，只得回探春：“一时难查，慢慢的访。凡有口舌不妥的，一总来回责罚。”探春气渐渐平服方罢。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说：“都是夏妈素日和这芳官不对，每每的造出些事来。前日赖藕官烧纸，幸亏是宝二爷自己应了，他才没话。今日我给姑娘送绢子去，看见他和姨奶奶在一处说了半天，嘁嘁喳喳的，见了我来才走开了。”探春听了，虽知情弊，亦料定他们皆一党，本皆淘气异常，便只答应，也不肯据此为证。

谁知夏婆的外孙女儿小蝉儿，便是探春处当差的，时常与房中丫鬟们买东西，众女孩儿都待他好。这日饭后，探春正上厅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蝉出去叫小么儿买糕去。小

蝉便笑说：“我才扫了个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别的人去罢。”翠墨笑说：“我又叫谁去？你趁早儿去，我告诉你一句好话：你到后门顺路告诉你老娘，防着些儿。”说着，便将艾官告他老娘的话告诉了他。小蝉听说，忙接了钱，说：“这个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诉去。”说着，便起身出来。至后门边，只见厨房内此刻手闲之时，都坐在台阶上说闲话呢，夏婆亦在其内。小蝉便命一个婆子出去买糕，他且一行骂，一行说，将方才的话告诉了夏婆子。夏婆子听了，又气又怕，便欲去找艾官问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诉冤。小蝉忙拦住说：“你老人家去怎么说呢？这话怎么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说给你老人家防着就是了，那里忙在一时儿？”

正说着，忽见芳官走来，扒着院门，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妇说道：“柳婶子，宝二爷说了，晚饭的素菜，要一样凉凉的酸酸的东西，只不要搁上香油弄腻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儿怎么又打发你来告诉这么句要紧的话呢？你不嫌腌臢，进来逛逛。”芳官才进来，忽有一个婆子手里托了一碟子糕来。芳官戏说：“谁买的热糕？我先尝一块儿。”小蝉一手接了，道：“这是人家买的，你们还希罕这个！”柳家的见了，忙笑道：“芳姑娘，你爱吃这个，我这里有才买下给你姐姐吃的，他没有吃，还收在那里，干干净净没动的。”说着，便拿了一碟子出来，递给芳官，又说：“你等我替你炖口好茶来。”一面进去现通开火炖茶。芳官便拿着那糕，举到小蝉脸上，说：“谁希罕吃你那糕，这个不是糕不成？我不过说着玩罢了，你给我磕头，我还不吃呢。”说着，便把手内的糕掰了一块，扔着逗雀儿玩，口内笑说道：“柳婶子，你别心疼，我回来买二斤给你。”小蝉气的怔怔的，瞅着说道：“雷公老爷也有眼睛，怎么不打这作孽的人！”众人都说道：“姑娘们罢哟！天天见了就咕唧。”有几个伶俐的见他们拌起嘴来了，又怕生事，都拿起脚来各自走开。当下小蝉也不敢十分说话，一面咕哝着去了。

这里柳家的见人散了，忙出来和芳官说：“前日那话说了没有？”芳官道：“说了。等一两天，再提这事。偏那赵不死的又和我闹了一场。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吃了没有？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爱的什么儿似的，又不好合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么，等我再要些来给他就是了。”原来柳家的有个女孩儿，今年十六岁，虽是厨役之女，却生得人物与平、袭、鸳、紫相类。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儿。只是素有弱疾，故没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见宝玉房中丫鬟，差轻人多，且又闻宝玉将来都要放他们，故如今要送到那里去应名。正无路头，可巧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伏侍的芳官一千人比别的干娘还好。芳官等待他也极好。如今便和芳官说了，央及芳官去和宝玉说。宝玉虽是依允，只是近日病着，又有事，尚未得说。

前言少述，且说当下芳官回至怡红院中，回复了宝玉。这里宝玉正为赵姨娘吵闹，心中不悦，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只等吵完了，打听探春劝了他去后，方又劝了芳官一阵，因使他到厨房说话去。今见他回来，又说还要些玫瑰露给柳五儿吃去，宝玉忙道：“有着呢，我又不大吃，你都给他吃去罢。”说着，命袭人取出来。见瓶中也不多了，遂连瓶给了芳官。芳官便自携了瓶与他去。正值柳家的带进他女儿来散闷，在那边畸角子一带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厨房内，正吃茶歇着呢。见芳官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迎亮照着，里面有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还当是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两个忙说：“快拿铍子烫滚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这些，连瓶子给你罢。”五儿听说，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谢芳官。因说道：“今日好些，进来逛逛。这后边一带，没有什么意思，不过是些大石头大树和房子后墙，正经好景致也没看见。”芳官道：“你为什么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没叫他往前去。姑娘们也不认得他，倘有不对眼的人看见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

托你携带他，有了房头儿，怕没人带着逛呢，只怕逛腻了的日子还有呢。”芳官听了，笑道：“怕什么？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嗳哟哟，我的姑娘！我们的头皮儿薄，比不得你们。”说着，又倒了茶来。芳官那里吃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说：“我这里占着手呢，五丫头送送。”

五儿便送出来，因见无人，又拉着芳官说道：“我的话到底说了没有？”芳官笑道：“难道哄你不成？我听见屋里正经还少两个人的窝儿，并没补上：一个是小红的，琏二奶奶要了去，还没给人来；一个是坠儿的，也没补。如今要你一个也不算过分。皆因平儿每每和袭人说：‘凡有动人动钱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连他屋里的事都驳了两三件，如今正要寻我们屋里的事，没寻着，何苦来往网里碰去？倘或说些话驳了，那时候老了，倒难再回转。且等冷一冷儿，老太太、太太心闲了，凭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儿一说，没有不成的。”五儿道：“虽如此说，我却性儿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头宗，给我妈争口气，也不枉养我一场；二宗，我添了月钱，家里又从容些；三宗，我开开心，只怕这病就好了。就是请大夫吃药，也省了家里的钱。”芳官说：“你的话我都知道，你只管放心。”说毕，芳官自去了。

单表五儿回来，和他娘深谢芳官之情。他娘因说：“再不承望得了这些东西。虽然是个尊贵物儿，却是吃多了也动热，竟把这个倒些送个人去，也是大情。”五儿问：“送谁？”他娘道：“送你姑舅哥哥一点儿，他那热病，也想这些东西吃。我倒半盏给他去。”五儿听了，半日没言语，随他妈倒了半盏去，将剩的连瓶便放在家伙厨内。五儿冷笑道：“依我说，竟不给他也罢了。倘或有人盘问起来，倒又是一场是非。”他娘道：“那里怕起这些来，还了得。我们辛辛苦苦的，里头赚些东西，也是应当的，难道是作贼偷的不成？”说着，不听，一径去了，直至外边他哥哥家中。他侄儿正躺着。一见这个，他哥哥、嫂子、侄儿，无